

遠生著

# 藝術與生活

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藝術之夜 (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著者 遠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 目次

### 第一夜 不安

1 一個不安分的晚上……………一至一四

2 頹蕩忍受與藝術……………一至九

3 生活之理想經驗與藝術……………一至八

4 蕭伯訥的時代的不安……………一至八

### 第二夜 寂默

1 黑暗靜默與秘密……………一至二

2 芥川龍之介臨死時的寂默……………一至一〇

3 梅脫靈克的靜劇……………一至一三

|                 |     |
|-----------------|-----|
| 4 Erlkönig..... | 一至三 |
|-----------------|-----|

### 第三夜 苦悶

|                      |      |
|----------------------|------|
| 1 福羅貝爾的古怪的痺氣和苦悶..... | 一至一〇 |
|----------------------|------|

|                    |     |
|--------------------|-----|
| 2 青春的曠野中的托爾斯泰..... | 一至九 |
|--------------------|-----|

### 第四夜 藝術

|                     |     |
|---------------------|-----|
| 1 南歐文藝與北歐文藝之融合..... | 一至五 |
|---------------------|-----|

|                  |      |
|------------------|------|
| 2 小說給與社會的影響..... | 一至一一 |
|------------------|------|

|              |      |
|--------------|------|
| 3 寶塚觀劇記..... | 一至一〇 |
|--------------|------|

### 附篇

|            |      |
|------------|------|
| 日本印象記..... | 一至七四 |
|------------|------|

# 一個不安分的晚上

——生活第一藝術第二——

一

心靈常是不安着：想做的事情，始終不會去做；始終還只是一個「想做」。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力」的薄弱，一方面感着外面阻力的大。有人說，近代人的生活走上了末路；有人說，近代文明到了它的末日。白天過了，到了晚上：便想，為什麼白天竟徒然過去？因而晚上便不能安閒的消磨。這樣的「不安分」，誰說不是近代人生活的一個表現？

一個不安分的晚上

一

我在枕上看盧騷的懺悔錄，看到了他描寫他自己寫文章時的情狀：他寫文章，只能在每晚不能睡去的時候寫；每晚他一入了床，把眼睛略閉，即刻便會靜凝了他的思索；他更在腦中連連的爲了句語的推敲，絞他的血，他覺得「噁，這才得了」的時候，便以之放進腦中，等待其來到紙上。但是，到明天，他一離了床，昨晚苦苦的絞了一晚的血，今天竟一些成績都不留；展開紙來，只覺得空空的一些思念都浮不起來。

我因想有感情的青年，如果要在藝術的道上找得一些收成，便誰都不能逃出這麼一個煩悶。盧騷是一個早熟者，一個天才。他十二歲時已去辨認戀愛的甜味與苦味；兩個相反的人生觀，會在他腦中交戰

。兩個相反的，比方說，一個是矛，一個是盾；矛和盾交接着的時候，會發出聲音來。生活的矛和盾如果也交接起來的時候，生活便會放出色彩來。盧騷的生活的矛和盾，使他過有色彩的生活；盧騷的有色彩的生活，使他寫成了一部懺悔。寫這麼一部懺悔，真不是容易事，歌德也寫過了，托爾斯泰也寫過了；但都不曾和盧騷的那部懺悔般，得了美滿的完成。盧騷寫他的懺悔，不知他費了幾許心血，去捉住他生活的矛和盾；因為隔日會消失他的思念，不知他又過了幾多晚不能睡去的黃昏。啊，藝術，誰說不是人生的一個苦悶的象徵？

在一個不安分的晚上看盧騷的懺悔，心裏愈覺不安了。想起了剛才過去的白天不安，想起了過去的許多年頭，更如顛覆了我的生命之

流般，使我在苦痛中掙扎不安。生活的不規則，不使我在腦中建設未來；只給我在心靈中燒着悔恨之情，使我神經作痛，使我胸際悶塞，使我眼中發熱。我的精神常在這樣的激盪中受深刻的傷刺；因而有時，我自己好比是一隻門困了的獸，伏着發呆不動。只不過我門困了的是精神，不是肉體。

啊！我的肉體還未疲乏，

我的靈魂却已倦了。

我想像一旦在我的倦了的靈魂之下，我的肉體也屈服了時的我必得走的一條可怕的路。因為如今我還有幾分清醒，我想起時真不禁悚然。

六年前，一個我的文學上的畏友，他用了論語中「思而不學則妄

「的一句話來勸過我。如今想起了這一句話，真覺得有些害怕，也覺得奇怪；奇怪着這句話難道到了現在才將應驗？跟着我的神經的衰弱，我的神經漸漸的過敏了；孤獨寂寞時，我不禁要「思」；但一思，我即刻害怕起來，不要就成了「妄」變了「瘋」？於是本來不吸煙的，這時也會接連抽上四五支；本來不喝酒的，這時也會接連喝上好幾杯。如果吸了喝了便能沈醉睡去，自然，我的目的也達了。但是我從不曾醉過；不醉更好比自殺，殺一個半死半活；手脚都酥軟了，被人抬進了醫院。

盧騷述他的二十一歲道：「我又迎上了二十一歲這年頭，在年齡上說來，智力方面是已完成發達了；但是是非的判斷總還不能。因為

數年間的經驗，尙未根本的治療我的浪漫的空想癖。」

二

我近來確實覺得整日的空想，是一種病狀。我發見了此空想的爲病狀，但我仍不能停止我的空想；心靈中因而起了非常的不安。我總好像空想之外，還有些事得做。我漸漸的明白了一個人對於社會，都有他應盡的義務。我常想我們的覺得我們活着，便是因爲我們勞働着的緣故。勞働便是我們活着時對社會應盡的義務。教育沒有受完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父母給他代盡對社會的義務，於是他只對自己的生活，負有應盡的義務。這時他往往以他的幻想，算作他對於自己所應盡

的義務：社會也就許他整日去作幻想。因爲這幻想是屬於本能的，同時更是開發他的理智的一種力，所以過了二十歲的人，他的理智漸漸的被此種力所開發出來，使他自己知道，做人對於自己有義務外，對於社會也有義務。

我很明白，我的心靈的不安，大半是因爲我已過了二十歲的人。我已明白了做人有二種義務；只可惜我的理智開發得沒有透澈，我的幻想走入了邪道；對於社會的義務不能去盡，跟着對於自己的義務也不能盡。有人說，我的所謂不能去盡對社會的義務，是因爲社會上有阻力，社會上太黑暗。但我只相信，這是我自己的力太薄弱的緣故。我從而對社會覺得羞愧，對自己懷抱不安。

在這裏，或者不會有人願意聽我說我自己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一個人不單對於自己的生活應該有理想，便是對於社會也該有理想；雖則不能叫人人都去寫一部「烏托邦」，但至少對於社會，人人都應該有一個善惡之感。一個人應得去求各方面的解脫；但獨有這「社會」，不論是善是惡，誰都不能離去它獨立。因而我的理想是：一個人每天總得先去盡完了他的社會義務；好像他做人的本分已盡了，然後能夠靜心安閒的過他的餘分，盡他對於自己的義務。活着健全的人，一天至少也有十四五小時是醒着；在這十四五小時中，我們便應爲社會工作七八小時，算作盡我們的義務。因爲正則的人，他心中總放着一個義務；這義務他若不能盡時，便會變成他的一個負擔；負擔壓

住在他的心上，他會覺得重悶苦痛。人生的悲劇，有許多是這樣的引起的。

但我們的理想，現社會制度叫我們的理想永遠放在理想中。現社會的制度使許多人喪了他們的良心，養成了他們的惰性；使他們不知道做人誰都應該把一個義務放在心中，所以他們一天為社會做了一二時工作，有的簡直安閒、安閒、第三個安閒的過了一天，心裏也不會覺得不安。同時現社會制度又使許多工作過分：他們盡完了自己應盡的工作之外，又不得不去盡他人應盡的工作；他們工作完了，便是他們精疲力盡應得睡眠的時間，因而便沒有機會去盡他們對於自己的義務；譬如說，快樂就是他們自己的義務；但他們是沒有快樂！從而他

們也沒有享受藝術的機會。所以我們若要做藝術的革命，我們得先去作生活之革命。菊池寬道：「生活第一，藝術第二。」這是金言。

### 三

一個不安分的晚上，我四方八面的展開我的想；想遍了的時候，我怕不要便狂了？上面我想到了社會制度的給人類的不平；從而這裏我不禁又連想起一個最近引起了思想界莫大的注意的却利卓別麟氏。卓別麟，誰都認識他，是一個短小，感覺銳敏的英國式的人；什麼時候都忘不了他的手杖和禮帽；他的一身衣服，永遠是破舊的，黑色的。破壞的是社會只給他穿破舊的緣故；但黑色的是因為他自己要穿

黑色的。這黑色和他的禮帽手杖，有相同的意義：是表示他的是一個英國式的 Gentleman。他無時不在羨慕和他隔離着的社會中的人的終日有禮，有飽食，有暖衣。但他又不禁要聳聳肩，縮縮鼻的冷刺的笑他們的只知有自己，笑他們沒有義務心。卓別麟的靴子是常踏在不平坦的土地上踏破的。卓別麟的鴨行式的步法，也是不平坦的道路，把他的骨骼走歪了的。他曾經做過一齣獨腳戲，前部他始終在一張圓桌上兜圈；後部他始終爬着兩隻扶梯。他的在桌上兜圈子中，表示出了一個弱者的奮鬥；弱者的奮鬥往往是徒然的費力，幾回的奔撞，還是得回在老地。他接着又在爬扶梯中表示出了弱者的道路的艱難。弱者的道路是扶梯一般向上的；如果是弱者，他爬上了一不小心仍得跌

落在原地。有人稱贊卓別麟的此桌上兜圈和爬扶梯，說這是卓氏一生的特長的舞術，是他的獨特的「生的舞蹈」之表現。卓氏本不失爲一個二十世紀的英雄；他有充分的奮鬥的勇氣；但他脚下的土地不平坦，有時更如一隻轉動的圓檯，使他在「人道」上的衝鋒，不是直進，却常是兜圈子；因而他的勇氣全都無益消耗了。他的是弱者，真不是普通的弱者，而是一個有勇氣，有英雄氣概的「超人的弱者」。

卓氏在他的作品中，又常表演他的被人擠住。他只能在黑暗中，偷偷的探望他的「生之光」。這不是他自己喜歡黑暗；是社會的只給他在黑暗中才能探望得一些生的光。他自己也覺得只在黑暗中，才能引出他的些微的力。我們若再在這裏想起卓氏早年的孤苦伶仃，卓氏

喪父後與母氏的貧苦的生活，卓氏曾挨着餓過日子的情狀，不，這實在太使人酸鼻傷心。

近來頗有人說，卓氏有危險的社會思想；但這「危險」兩字實在是冤給卓氏的。他其實永遠是一個慈心的、有禮貌的、英國式的「士紳」。

芥川龍之介有一段隨筆道：

「一切社會主義者，不問其爲布爾什維克與否，都被視作危險。說起社會主義者，卓別麟便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果要迫害社會主義者，那末卓別麟便也是一個應該迫害的。試想像他的鴨行式的走著時突然被殺了的情景；凡曾於影片中見過他的姿形的人